

马来西亚汉语教育现状

崔彦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摘要

现代汉语通用语的名称多样，在中国大陆称之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之为国语，在中国境外，则有华语、中文等名称。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政府明确规定以北平话为语音标准，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之后，国民政府曾派出国语会在台湾推广国语，由此可见中国海峡两岸的语音基础原本是一致的。1949年之后，由于两岸分治互不往来，在各自语言上产生变异。移民到中国境外的华人，他们所说的汉语，其核心部分都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在马来西亚，汉语被称之为华语，在现行的教育政策下，汉语既是第一语言教育，也是第二语言教育。这两种并存的汉语教育模式，存在着许多问题，值得思考。本文共分三个部分：一、国家教育政策下的汉语地位，二、马来西亚两种汉语教育模式，三、马来西亚汉语教育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马来西亚，汉语教育，汉语地位

Situ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Malaysia

Cui Ya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as a lingua franca, has a significant numbers of synonyms. It is referred to as Putonghua in Mainland China. By comparison, it is identified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Guo Yu) in Taiwan; ‘Mandarin’, ‘Chinese’ and other relevant terms outside China. Eve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language used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Beijing specifically, has been declar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standard Chinese. After the return of Taiwan to China in 1945,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ent a professional group of language experts to Taiwan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Guo Yu. Henc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fundamentals of Chinese phonology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were the same. However, linguistic variations took place after their political split in 1949. Basically, the Chinese language (Han Yu) employed by diasporas Chinese today derives from Putonghua. In Malaysia, Han Yu is distinguished as Chinese Language (Hua Yu). Under the current education policy, Han Yu is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language, as well as a Second language in terms of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e coexistence of these two Chinese education models has invited various problems which demand serious consideration. This article is segregated into three sections. First, it argues the status of Chinese Language (Han Yu) under the 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 Secondly, it explores the dichotomy of Chinese Education models in Malaysia. Last but not least, it scrutinizes the problem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Keywords: Malaysia,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Status

现代汉语通用语的名称多样，在中国大陆称之为普通话，在台湾称之为国语，在中国境外，则有华语、中文等名称。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政府明确规定以北平话为语音标准，1945年台湾回归中国之后，国民政府曾派出国语会在台湾推广国语，由此可见中国海峡两岸的语音基础原本是一致的。1949年之后，由于海峡两岸分治互不往来，在各自语言上产生变异。移民到中国境外的华人，他们所说的汉语，其核心部分都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

在马来西亚，汉语被称之为华语，它既是华人的母语，也是非华裔学习的语言。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社会，主要有三大种族，即巫裔、华裔和印裔。一个普通的马来西亚华人基本上能够操持多种语言，如英语、马来语、汉语及汉语方言等。早期移民的华人操持一口流利纯正的汉语方言，如客语、闽语、粤语等，家庭用语是方言。如今许多年轻华人已经不能熟练地掌握汉语方言，汉语则成为许多华人的家庭用语，这是由于社会环境等因素变化所致。华人家庭用语的转换实际上是对汉语经济价值的肯定，如今随着汉语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马来西亚华人更加看好汉语的前途。但是如果从马来西亚的国家教育政策以及汉语教育的模式来看，马来西亚的汉语教育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值得深思。

一、国家教育政策下的汉语地位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社会，但是政府强调单元化的教育政策，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因此在语言教育政策上摇摆不定。马来西亚的教育法令主要有《巴恩报告书》、《1952年教育法令》、《拉萨报告书》、《拉曼达立报告书》、《1961年教育法令》、《1995年教育法令》、《英数理政策》等。

回顾马来西亚的教育政策，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是单元化教育的最终目的。英语曾经是英国殖民政府时期推行的语言，之后虽然有弱化的趋势，但是在2003年又得以重视，用英语教数学和科学。

对于汉语，政府一方面意识到汉语的重要性，一方面又要维持单元化的教育政策，因此汉语的地位就非常奇特：《1951年教育法令》规定，汉语不属于国民教育体系，1956年《拉萨报告书》出台后，华文小学列入标准型小学，享受政府津贴，从1958年开始，汉语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华文小学它属于第一语言教育；而在国民小学，则属于第二语言教育，而且在国小开设中文班，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即由15位或以上的家长提出申请方可开设选修课。《1961年教育法令》规定，以汉语作为媒介语的中学，虽然是第一语言教育，但其文凭不受政府承认，而在国民中学或国民型中学，汉语则是一门外语课，属于第二语言教育。也就是说，在现行的国家教育体系下，小学阶段，汉语可以是第一语言教育也可以是外语教育；在中学阶段，汉语属于外语教育。大学虽然设有中文系或中文教育系，但是有的高校如马来亚大学就明确规定，学士论文可以用中文书写，而硕博论文必须用马来文或英文书写。

华小是汉语教育的基石，它被纳入国家的教育体制，但是华小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如财政拨款不到位、师资短缺、校园建筑年久失修、教室不足等，教学质量因而大受影响。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华小的地位和性质悄然发生了改变。华小的学生不再单纯是华人子弟，还有非华裔生。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 2014 年的统计，在华小求学的非华裔学生，占了学生总人数的 15.31%，即 87463 名学生。而在 2010 年，华小的非华裔学生共有 72443 人，占 11.84%。从 2010 年至 2014 年，华小的非华裔学生增加了 15020 人。这是由于在乡村的华人已经搬迁原来的居住地，到城市居住，导致乡村的华裔生源减少，而许多土著愿意将孩子送往华小就读，接受华小的教育。中文崛起的大背景，华小的教学方式，这些都是吸引友族家长愿意送孩子入读的原因。非华裔新生进入华小，使得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和沟通方面都会存在问题。例如，在考试前，教师先以汉语解说考卷内容后，如果有学生表示不明白，那老师还需要以马来语重复一遍考试要求。以汉语教学为媒介，这是华小维持下去的基本条件，可是华小面对华裔生源减少，不能重建或搬迁，自身定位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矛盾，很有可能以后将变成国民小学。从马来西亚政府的教育目标来看，这也是逐渐实现一种语文、一种源流教育的过程，汉语作为第一语言教育的地位岌岌可危。

表 1：
马来西亚教育法令下的语言地位

教育法令	出台时间	教育性质	学校类型	教学媒介语	必修课	选修课
巴恩报告书	1951 年	国家教育体制	国民型学校	英语、马来语		华语、淡米尔语 ¹
1952 年教育法令	1952 年	国家教育体制	国民型学校	英语	马来语	华语、淡米尔语
				马来语	英语	华语、淡米尔语
		非国家教育体制	本国语学校	华语	英语、马来语	
				淡米尔语	英语、马来语	

¹华语或淡米尔语课程的开办，必须由 15 位或以上的家长提出申请才可以开办。

拉萨报告书	1956年	国家教育体制	标准小学	马来语	英语	
			标准型小学	华语	马来语	
				英语	马来语	
				淡米尔语	马来语	
拉曼达立报告书	1960年	国家教育体制	国民小学	马来语		
			国民型小学	英语 ²	马来语	
				华语	马来语	
				淡米尔语	马来语	
1961年教育法令	1961年	国家教育体制	国民中学	马来语		
			国民型中学	英语	马来语	
		非国家教育体制	独立中学	华语	马来语	
1995年教育法令	1995年	国家教育体制	国民小学	马来语	英语	华语、淡米尔语
			国民型小学	华语、淡米尔语	英语、马来语	
英数理政策	2003年	国家教育体制	国民小学	马来语、英语（数学、科学）	英语	
			华文小学	华语、英语（数学、科学）	马来语、英语	
			淡米尔小学	淡米尔语、英语（数学、科学）	马来语、英语	

²1967年《国语法令》通过之后，英语教学媒介语小学全部改为马来语教学，成为国民小学。

二、马来西亚的两种汉语教育模式

在马来西亚，除了民间开办的各种语言中心和补习班外，从小学到大学，汉语教育非常普及。汉语教育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第一语言教育，二是第二语言/外语教育。

1、汉语作为第一语言教育

汉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教育主要集中在华文小学和独立中学。华小虽然是用汉语授课，但是其教材由马来西亚教育局负责编写，与其他语言的课程大纲相同。根据马来西亚教育部的统计，2014年马来西亚华小的数量为1295所，其中两所由于没有生源而已经停办；学生总数为571315人，2000年马来西亚华小的数量为1284所，学生总数为623343人，十多年的时间里，学校数量增加了11所，学生数量却减少了52028人，超过8%。华小的学生主要是华裔生，也有少数的非华裔生。

独中的授课语言是汉语，由马来西亚董教总³负责编写教材及考试事宜。教材的编写需要根据董教总全国发展华文独立中学工作委员会拟订的课程纲要，并配合马来西亚教育部所颁发的课程纲要，以符合独中办学方针。独中的学生有两次统一考试，即统考，分别为初中统一考试和高中统一考试。根据董教总的数据，目前马来西亚的独中只有61所。每年大约只有百分之十的华小毕业生进入独中继续接受汉语教育，多数华小毕业生就读于国民中学、国民型中学或国际学校。这是因为独中的数目与学额有限，学费高昂，统考成绩不受政府承认，而且独中生毕业后升学或投入公共服务领域非常困难，只能就读国内私立大学或远赴国外深造。

2、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育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育是非常普及的。在国民小学、国民中学和国民型中学，汉语属于外语教育。在大学，近年来随着汉语的国际地位的提升，马来西亚20所国立大学全部设立了汉语班，汉语是许多非华裔学生的选修课。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于2009年成立，主要教授巫裔、印裔等族群的汉语，目前已有七所国立大学学生选修孔子学院的汉语课程，据报道将还会有另外五所大学的非华裔学生报读孔子学院的汉语课程。孔子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校内汉语班，基础汉语社会班，汉字书写社会班、中国文化社会班、与此同时与当地大学积极合作开设丰富多样的汉语课程，举行多种文化活动，培养本地汉语师资。孔子学院与马来西亚各大学的合作，也促进了各高校的对外汉语教学活动。

在马来西亚，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汉语教育非常普及。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政策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华社扶持汉语，维护自身的权益，再加上汉语地

³董教总是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和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的简称，分别成立于1954年和1951年，是推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重要民间组织。

位的不断提高，都推动了汉语学习的热情，由华裔的母语教育推及到非华裔的外语学习。

三、马来西亚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马来西亚的汉语教育非常普及，但是也存在着若干问题，主要包括师资问题、教材问题、本土华语及其规范化问题、汉语的应用等，这些都值得非常关注。

1、师资问题

马来西亚的汉语教育在东南亚国家做得最好，但是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师资问题。在华小，深谙中文的老师不能如愿被分配到华小，反而有许多不谙中文的非华裔老师被安排到华小，华小教师不足，再加上许多老师退休，面临师资荒，华小不得不聘请临时教员，教学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在独中，任职的老师一般都是热爱华教的人士，但是老师的工作量大，工资待遇不高，往往不能再吸引年轻人。在各大学任职的汉语老师，虽然大多是中文系毕业，但是并非都有语言学基础，在教学方面仍然有待改进。孔子学院的老师一般都有较高的语言知识背景，但是对本地的语言情况不了解，再加上任期短，等熟悉了教学环境时任职也已经到期了。为此，孔子学院积极培养本地中文教师，国家汉办定期组织汉语教师赴中国培训，不失为正确的解决方法。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在一些高校，有一批巫裔汉语教师，他们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近来，政府又宣布将要从中国引进师资教授小学汉语。这些师资力量将会与本地华人争夺教职，将会对本地华语（详后）造成一定的冲击。

2、教材问题

小学和中学的中文课本都是马来西亚本土的教材，虽然都是由政府部门负责编写，但是编写质量不同：国小的课本更具系统性，体系更完整。在各高等院校及孔子学院的汉语课程所采用的教材各不相同。二十所高校所采用的教材大致分为四类，一是使用中国编写的汉语教材，二是使用本地编写的教材，三是根据中国对外汉语课本和本地的华语教学课本改编的教材，四是自编教材。其中 14 所国立大学使用中国课本，教学重点由口语转向语法教学，其余六所大学使用本地色彩的国别化的教材，逐渐使课程本土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有些大陆的教材不适用于本地教学，中国大陆的语言特点及文化是现代许多华人无法理解的，甚至是陌生的，学生在学习时会有很大的困惑。如何在调查研究本地华语的基础上，编写出适合学习的教材，是汉语教育的任务之一。

3、本土华语及其规范化的问题

马来西亚的汉语教育面临着标准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冲突。大陆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北方话为基本词汇，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

马来西亚的华语，早期受台湾国语的影响，近年来受到大陆普通话的影响，再加上本地汉语方言及英语、马来语的影响，在语音、词汇与语法方面都与普通话有差异，这也是许多当地华人所强调的本土华语。本土华语的主要特点有：

语音方面，声母不分平翘舌，属于自由变体，如“张三很脏”会说成“脏山很脏”。韵母方面缺少撮口呼，“同学”说成“童鞋”，“教育”等于“教义”，声调方面没有轻声与儿化。普通话中的多音字往往只有一个读音，或者是音义的读音不一致。例如调研，读成 *tiao³⁵ yan³⁵*，盛饭读成 *sheng⁵¹ fan⁵¹*。

词汇方面主要有三种特征，一是保留了古语词，如邮差（邮递员），渔夫（渔民），狗吠（狗叫）等，二是存在本地特有的一些词汇，如巴刹（早市）、榴莲、三万、公司（分享）、万字（彩票）等，三是与普通话有差异的词汇：饭盒（盒饭）、户口（账户）、常年（年度）、管道（渠道）、个别（分别）、报生纸（出生证）。其中后两者的词需要规范与调整，如第二种类型的词有些是马来语或英语译音，第三种词需要严格规范。

语法方面，受方言影响特别是粤语影响大，如把“你先走”说成“你走先”，还有一些特殊的表达法，如“直直走”、“硬硬来”，就是“直走”、“态度强硬”的意思。

口语方面存在着语码转换，书面语方面，文言不一致，写作中体现出半文半白，与口语脱节。

关于汉字的使用情况，繁简并存。在中小学，学生所学的都是简体字，而一般的中老年人认识繁体字。由于媒体的影响，一般年轻人也认得繁体字，例如，马来西亚发行量最大的《星洲日报》，新闻标题是繁体字，内容则是简体字。

由于本土华语与普通话之间存在着差异，马来西亚于 2004 年成立了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理事会，其目的是为了鼓励与督促华社使用规范的华语，包括译名、语音、语法、词语与文字，但不排斥方言。在这方面华语规范理事会做了许多工作，包括统一马来西亚国内各个政府部门、地方及非华裔领导人物的中文名字等。

但由于华语规范理事会并非属于官方机构，在制订与推广规范化过程中力度不大，再加上操作原则不明朗，在如何规范问题上，华语规范理事会与当地学者颇有争议。

中国大陆和台湾都完成了汉语规范化的工作，尽管二者的工作原则、方法有一定的差异，但追求的都是标准化与规范化。虽然许多大陆学者也支持马来西亚的华语规范应该有其自己的特色，但华语规范理事会的规范原则侧重于大陆方面的标准，没有自己的一套原则，这是因为华语规范理事会没有对本土华语做调查研究，缺乏基础性的工作，因而没有说服力。而华社内部对于规范不积极，采取顺其自然

的态度，缺乏长远眼光，因此本土华语的规范就变成了纸上谈兵，长此以往，本地华语是否也将会如同峇峇话一样逐渐式微，值得深思。

4、汉语的应用问题

汉语是华人的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在马来西亚，中文的地位并不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用汉语交流，但是在政府机关、学校团体等单位，工作语言是英语或马来语，汉语的应用范围狭窄。

此外，华人在日常生活中，在一些特定的地方，例如医院、餐馆等地，大多使用汉语方言交流。马来西亚的汉语方言主要有三种：客语、闽南语和粤语。客语的应用范围逐渐缩小，只局限于家庭使用，闽南语主要是在槟城一带使用，而在其他城市，粤语逐渐成为通用语，与汉语相抗衡。但是无论是本土华语还是粤语都用于口语，缺少书面语，而且各地方言还有差异，造成交际障碍，自然就会选择标准汉语，而放弃本地华语或方言。在大城市中 35 岁以上的中年人能够说汉语方言，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则不会说汉语方言，甚至有的华裔学生根本就不会说汉语。多数会说华语的父母认为英语是最具使用价值和经济价值的语言，所以会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英文教育，而那些接受英文教育的父母却希望孩子学习汉语。这是马来西亚华裔家庭的近来出现的比较耐人寻味的现象。

在马来西亚汉语教育虽然普及，华人都是潜在的语言学家，但是他们对于自身的语言现象不够了解，也缺乏语言学的研究。校内的学习与校外的生活截然分开，无法推动当地汉语教育的深入推广，这是无法提升汉语官方地位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汉语虽然是华人的母语，但是只有华小被纳入政府的教育体制，属于第一语言教育，独中教育则不受政府承认，由此导致了汉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对汉语教育及其汉文化的传播都有很大的影响，存在着诸多弊端。较之于东南亚各国，马来西亚的汉语教育虽然很完善，但是从长远的目标来看，这种教育体制产生的后果也是可以预见的，如何提升汉语的官方地位，如何规范和协调本土华语与大陆台湾的规范汉语，这都是华社面临的巨大压力与挑战，也是语言工作者需要关注的课题。

参考文献

马来西亚董教总教育中心有限公司(2012)。《东南亚华文教学概况及展望》。第九届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叶婷婷、吴应辉(2010)。〈马来西亚的华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材探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8(4)。

叶婷婷(2011)。《马来西亚高校汉语作为第二语教学发展研究》。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何富腾(2014)。〈马来西来国立大学华语课程教材的研究〉。《海外华文教育》, 1。